

也
斯
作
品

烦恼娃娃的旅程

也 斯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烦恼娃娃的旅程

也 斯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烦恼娃娃的旅程 / 也斯著. 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6. 9

ISBN 978-7-308-16146-6

I. ①烦… II. ①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04952号

本书中文简体版由作者家属授权出版

烦恼娃娃的旅程

也斯 著

策 划 王 雪

责任编辑 王志毅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56千
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6146-6

定 价 49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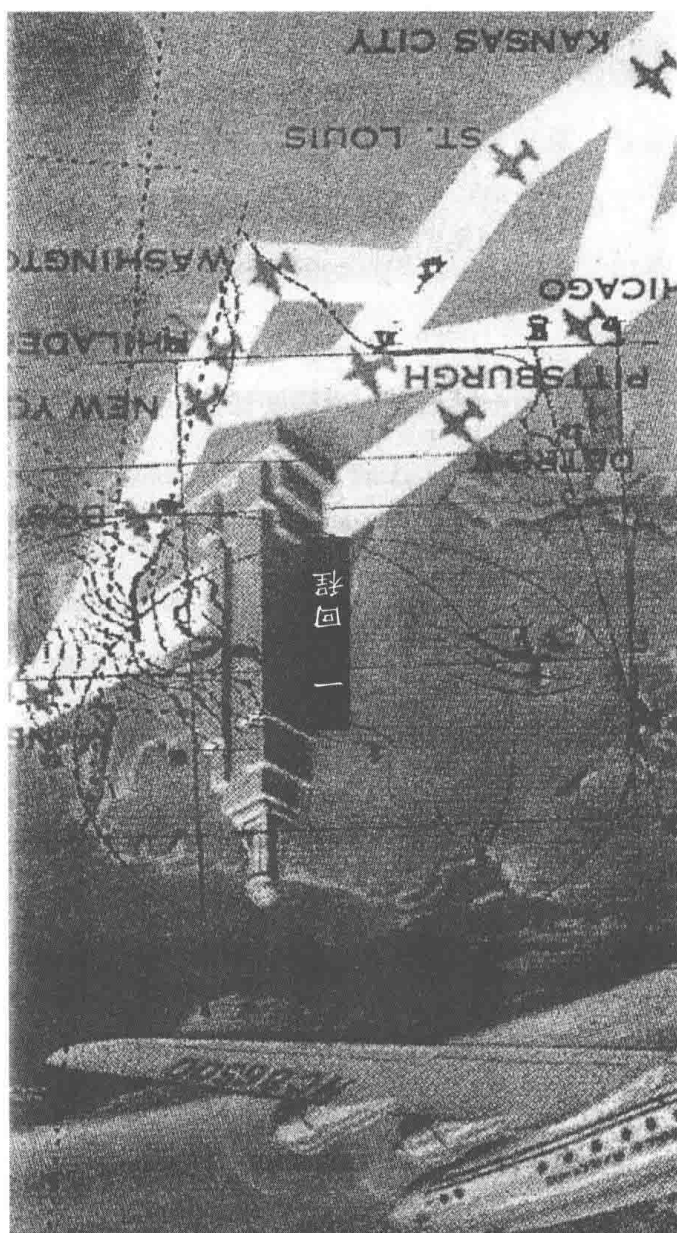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: (0571) 88925591; <http://zjdxcbbs.tmall.com>

也
斯
作
品

目 录

一	回	程	1
二	烦恼娃娃	5	
三	演	出	23
四	颜	色	59
五	记	忆	85
六	人	形	131
七	知	识	163
八	男	女	191
九	边	界	215
十	城	市	241
	后	记	279



一回

回来，又坐在同一张桌前，拿起笔来。

我刚在外面度过一段长长的日子，回到香港来。我打开日报，走在路上，遇见朋友。我感到置身在亲友间那种放松而没有顾忌的气氛，我又感到像一个陌生人面对某些敌意的刺痛。我想解释，口里说不出话来。我拿起笔，纸上出现了回程所见的事物。

回来发觉许多事其实已经改变了，所以有许多话想说清楚。比如对外国社会文化的感受，对香港现况和风气的担忧。心里有许多故事，希望一一写出来。但最深的感受，未必可以一下子说出口，真正的忧虑，不是那么容易来到嘴边。拿起笔来，反而是比较简单的一段记游，只是间接而不是直接地涉及自己一直想的问题。

旧金山、纽约和巴黎，认识的人都去过了。为什么还想追记下来？大概是因为，那些地方遇见的人事隐约对我有某种意义；不是我一直思索的，也不是我已经清楚的，而是我想通过文字反省而会变得清晰的某些东西。这是关于两个人背着沉重的行囊（里面包括三盒十八个危地马拉烦恼娃娃）去探访三位

旧朋友的一次旅程。一次匆促决定、没有详细阅读资料的旅程。一段已然过去、逐渐成为记忆的旅程。一段可以记下来，正在记下来的旅程。

但我记得多少呢？记忆与幻想已经混淆了，我已分不清真假。我会小心，不要用文字来歪曲或伤害真实的人物；我会小心，不要轻浮地出卖一个地方，撇撇嘴否定一条街道。我会沿着格子走到没去过的地方。不过，我的文字能走多远呢？能走到我要去的地方吗？结果会走到哪里去呢？

现实的旅程过去了，现在是文字的旅程。这是我的回程，我需要这一段旅程，帮助我回来。

大家有花

二 烦恼娃娃



九八二年十二月七日，在凌晨四时醒来并且想到把

这一切记下来。这是在巴黎，蒙马特尔（我瞥见橱窗中模糊的罗特列克画作复印在杯子上，但那时我们正在匆忙找一个地址，没有时间停下脚步）莱布尼茨路附近一间小旅馆中。不是关于巴黎的风景速写，而是关于新见和失去的事物，时间在朋友和我们自己身上造成的转变。这一切感觉源于一张红叶蓝花的地毡在一日不同时刻的诸种样貌。当我们白天推门进入那幢大厦，我们看见美丽的地毡整齐地铺在楼梯中央，蜿蜒爬上六层楼，随着那些紧闭的门后法国家庭烹饪的香味，一同在七楼消失了踪影。但当我们在夜晚爬上楼梯，就只在黑暗中感到触角的柔软物质，走到顶楼就没有了。没有地毡的七楼是冷硬的，白日所见房前的盆栽现在只是黑暗中隐约的尖刺，头上小小的天窗也不能照明我们站立的地点。我摸索触及日间留下插在门缝的字条，明白我们的朋友还未回来。我突然有一个感觉，仿佛我曾经来过，做过同样的事，在一个我已记不起来的时刻。

然后当我们在附近的小馆子进食并且喝了红酒，当我们沿

着地图的指示走向比较繁华的区域，想象哪儿是圣心教堂，有哪些长长的梯阶，两旁摆起画架的艺术家（不，你错了，在晚上他们是不在那里的），还有声音嘈杂的热闹的摊档，逐渐成为不过是旅游手册上的公式描写，于我们没有切身关系，逐渐离开了我们。另外的感觉逐渐清晰，盘踞在我们心头。担心，不明白为什么与这位朋友失去了联络，忧虑不知有没有发生其他事情。想到已在纽约遇见的那位朋友以及将会在巴黎遇见（或遇不见？）的另一位朋友。在深夜的路上我们的脚步逐渐放缓，犹豫地停在红绿灯前，没有穿过斑马线。我们失去了朝蒙马特尔名胜区走去的欲望，又转回来，走过黑暗的小路，觅路走回无名的莱布尼茨路。那幢建筑物顶楼数个瞭望的小窗仍然没有灯火。

莱布尼茨路静悄悄的。路中央一排树木脱落了叶只剩枝丫，在白天看来像一幅尤特里罗的街景，现在在深夜里只剩下黑线的轮廓，冷了也更硬了。时光令它变化，明天早上它会变为柔和吗？路上仍有积水的闪光。今天早上曾经下雨。当我们沿着奥斯曼大街前行，看过圣奥古斯丁教堂以后，在那附近的小巷迷了路，怎样也没法走到凯旋门去。我自认为是看地图的好手，以为应该是出路了，跟着走，但每一次都走回原来的地方。蒙田路的路名又再出现眼前，告诉我们不过是兜了一个圈回到原

处。然后雨就落下来了。雨越下越大，使迷路的人疲倦。我们走进路旁一间咖啡馆避雨，换来大杯的牛奶咖啡。他们在杯子里倒小半杯咖啡，再倾入半杯热奶，热腾腾、美味、芬芳、令人开怀。巴黎的咖啡总是美味的，不管是小杯的黑咖啡，大杯的牛奶咖啡，不管是在大餐厅，或大学的休息室，仿佛他们对日常生活最琐细的事也无法草率廉充。

我记得牛奶咖啡的味道。至于凯旋门，我只记得车厢皮衣和酒的气味。那是在凯旋门附近，两个意大利人在汽车里向我们招手，告诉我们他们刚办完一个服装展览，正打算开车回米兰去，有两袭多余的男女装长身皮外衣，看来适合我们的尺码，愿意免费送给我们。说着他们真的从后座提出两个盛着皮外衣的胶袋，递给我们。我们愕然站在那里，对于这样隆重而无用的馈赠不知如何是好，不知该婉拒，还是该接受陌生人难得的好意然后把礼物转送适合的人。

陌生的意大利人仿如一个乘鹿车经过的圣诞老人，想把胶袋盛着的皮衣越过摇下的车窗递到我手上，我嗅到一阵浓烈的皮革气味，对这突然而来的好意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们用意大利语交谈，然后他转过头来。“还有一个小问题，”他说，“与这无关的，”他的手拍拍胶袋。“我们现在正开车回去，但昨晚在美心看表演喝香槟，把法郎用光了。不知你们身上可有一点法郎，

可以借给我们沿途付点油费？”他说到“一点”的时候，把拇指捏住食指，加强语气。我们乐于效劳，为萍水相逢的异乡人解决难题。“一千法郎就够了！”他说。我们大吃一惊，这才想到这确是一个大的难题。虽然与皮衣无关，我们还是提议他们不如把皮衣收回，拿去变卖，先解决了汽油的问题再说。他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。他们又商量了一下。“看来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”我把礼物推回去，感到如释重负，圣诞老人伸出手来跟我握了一下，鹿车驶走了，只余下一座凯旋门。

转过去，香榭丽舍大道人山人海，橱窗里是缤纷的礼物。正如巴黎地下铁路处处可见的广告：“一千件心头的小东西。”衣服、香水、帽子。一个黄衣女郎扭着腰肢，努起红红的嘴唇。地下铁的一幅广告：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说：“我？我从不怕冷的。”他指着胸前制服下露出的羊毛内衣。第一天我们未乘地下铁，只是徒步走，而且还迷了路。拉法勒大百货公司的橱窗五光十色，圣诞节快到了。经过两个陌生的意大利人和皮衣，我们还会相信世界上有无条件好意馈赠世人的圣诞老人吗？这是这篇游记的主题之一。当我凌晨四时醒来，并且想到把这一切记下来。这是在巴黎，蒙马特尔（不，我的朋友后来更正说这严格来说只是蒙马特尔邻近的区域）。莱布尼茨路附近一所小旅馆中。我看着床前几头的两盒烦恼娃娃，本来带来送给 D 和 Y

的，不知她们会不会已经不相信礼物，也不相信圣诞老人了？而当然，我必须先在这里对烦恼娃娃的由来交代一下。

还没有拇指和食指那么大的烦恼娃娃，是在加州伯克利领养的。

我们最先听到关于烦恼娃娃的消息，是从《湾区卫报》的某一角落，在墨西哥玩具和危地马拉木偶之间，在泰国求爱竖琴、非洲泥坝和犹如一根怀孕的鱼竿那样的巴西拨铃波琴乐器之间。那是在我心爱的伯克利、色彩缤纷的伯克利。我一次又一次回到那儿的，满是可爱的人事和记忆的伯克利。在早上，我们在大学附近的小路散步，远处的山头有晓雾，教堂旁边一列树：红色、橙色、黄色，叶子轻轻地掉下来，覆在另一片叶子的旁边，仿如从天上掉下来，静静躺在地上。转过弯，一幅彩色壁画露出了裂缝，静静衬托着旁边停车场的车辆，带着对昔日的开放热情的运动的记忆，年轻的反叛的灵幻色彩蒙上汽车的灰尘，静定下来，化入路旁朴素的屋宇和花木。自力更生的创造性的手工艺，现在零星散布在路旁，更多商业性的摊档，出售皮靴、贝壳或是钥匙扣，把它们淹没了。昔日的嬉皮士今日是褴褛的乞丐，从垃圾箱捡拾烟蒂，或是问路人讨一点零钱。住在电报街供学生住宿的廉价的卡尔登旅店，午夜你听见有人作狼嚎，望出去可以见到路灯下裹着毛毡的一个灰蓝的

影子。不过十多二十年的热情没有那么容易完全烧成灰烬，美好的想望也不见得只剩褴褛。偶然，在书店，在咖啡室，在学院的课堂，你仍会看见凝静了的颜色，听见一些声音，说着辽阔的新信息。伯克利已经步入中年，安静了，但我总觉在眉额的疲态底下它仍带着独有的气质。你早上在那儿的小路散步，看着远山上的云雾，看叶子掉下来，从天空掉到地上，你转回去，电报街的书店已开门了，高地书店前面有诗朗诵的消息，通宵的地中海咖啡店是热闹的，在这样的时候，没有什么比一杯热腾腾的卡布奇诺更好了。

“看，烦恼娃娃！”

日后想起，还以为烦恼娃娃是在伯克利孕育成长的了。

烦恼娃娃：六个小娃娃躺在两只张开的手掌上，窝在指缝里，双臂向前张开。那只是一帧黑白照片。第一个印象我们已经爱上烦恼娃娃。是由于对六七十年代加州所代表的反叛性的文学、音乐和生活方式的怀念？是由于十多年来对拉丁美洲文学和风土人情的爱好？是由于对古怪而不合常规的事物惺惺相惜？还是只不过由于我们性格中不成熟的部分？我们忘记仔细讨论。

也许是由于对能够解决烦恼的神秘康复力量所抱的希望，我们出发去找这爿“比尔贸易站”。